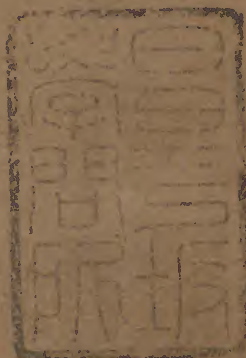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十八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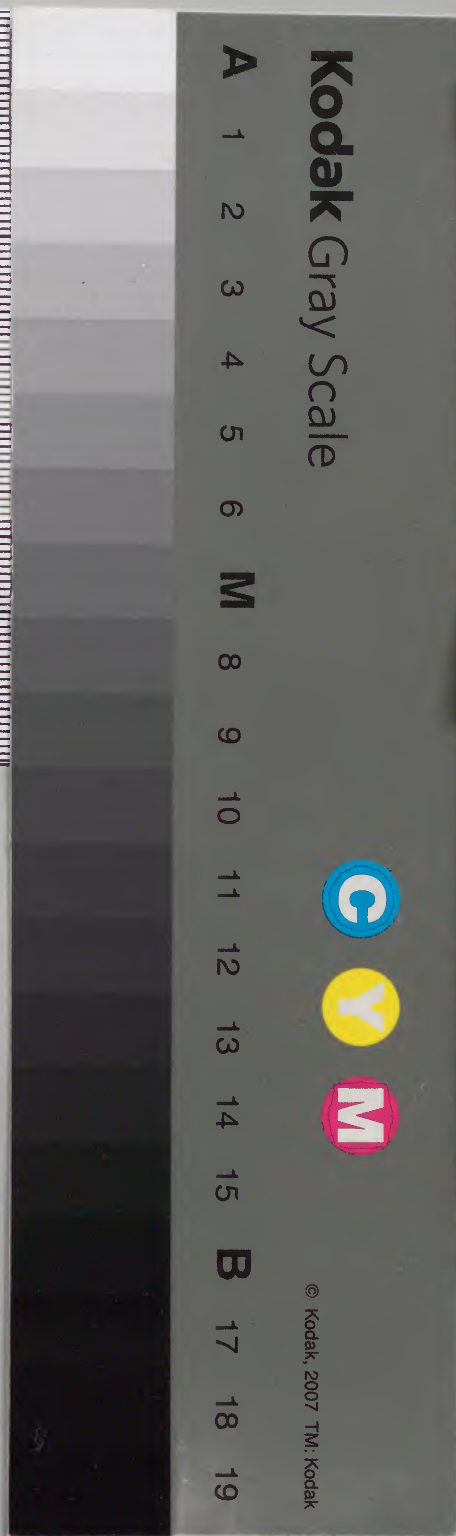
大學 論語



九	四	〇	八	漢書門
一	一	八	類	
四	八	冊	架	

九	四	〇	漢
一	一	八	
四	八	冊	
一	六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8)
函號	298 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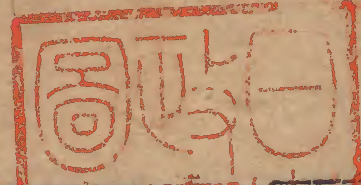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卷第十八

大學五 或問下

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一段

先生為道夫讀格物說舉遺書或問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一段曰能致其知則思自然明至於久而後有覺是積累之多自有箇覺悟時節勉強學問所以致其知也聞見博而智益明則其效著矣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此程子曉人至切處道夫

問致知下面更有節次程子說知處只就知上說如何曰既知則自然行得不待勉強却是知字上重可學伊川云知非一槩其為淺深有甚相絕者云云曰此語說



得極分明至論知之淺深則從前未有人說到此道夫
知便要知得極致知是推致到極處窮究徹底真見得決
定如此程子說虎傷人之譬甚好如這一箇物四陲四
角皆知得盡前頭更無去處外面更無去處方始是格
到那物極處序

人各有箇知識須是推致而極其至不然半上落下終不
濟事須是真知問固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却為
私意所奪曰只為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
得若半青半黃未能透徹便是尚有渣滓非所謂真知
也問須是涵養到心體無不盡處方善不然知之雖至
行之終恐不盡也曰只為知不全今人術到五分便是

它只知得五分見識只識到那地位譬諸穿窬稍是箇
人便不肯做蓋真知穿窬之不善也虎傷事亦然德明

致知是推極吾之知識無不切至切字亦未精只是一箇
盡字底道理見得盡方是真實如言喫酒解醉喫飯解
飽毒藥解殺人須是喫酒方見得解醉人喫飯方見得
解飽人不曾喫底見人說道是解醉解飽他也道是解
醉解飽只是見得不親切見得親切時須是如伊川所
謂曾經虎傷者一般卓

問進脩之術何先者云曰物理無窮故他說得來亦自
多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如論古今人
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古今人物如應接事

物而審處其當否則是理存於應接事物所存既非一物能專則所格亦非一端而盡如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但當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此一項尤有意味向非其人善問則亦何以得之哉 道夫

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却有漸無急迫之理有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箇大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說須是逐旋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箇其他更不用管便都理會得豈有此

理為此說者將謂是天理不知却是人欲 明作

叔文問正心誠意莫須操存否曰也須見得後方始操得不然只恁空守亦不濟事蓋謹守則在此一合眼則便走了須是格物蓋物格則理明理明則誠一而心自正矣不然則戢戢而生如何守得他住曰格物最是難事如何盡格得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其嘗謂他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又曰今却不用慮其他只是箇知至而後意誠這一轉較難 道夫

問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通貫

德明曰德功云釋氏說所樹木今日所明日所到樹

倒時只一
所便了

問伊川云今日格得一件明日格得一件莫太執着否曰人日用間自是不察耳若體察當格之物一日之間儘有之寓

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會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

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脚進得一步右脚又進一步右脚進得一步左脚又進接續不已自然貫通洽

黃毅然問程子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而先生說要隨事理會恐精力短如何曰也須用理會不成精力短後話便信口開行便信脚步冥冥地去都不管他又問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置不分明所以格物便要閑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閑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格物只是理會未理會得底不是從頭都要理會如水火人自是知其不可蹈何曾有錯去蹈水火格物只是理會當蹈水火

與不當蹈水火臨事時斷置教分曉程子所謂今日格
一件明日格一件亦是如此且如看文字聖賢說話粹
無可疑者若後世諸儒之言喚做都不是也不得有
好處有不好底好處裏面也有不好處不好底裏面也
好處有這一事說得是那一件說得不是有這一句說
得是那一句說得不是都要恁地分別如臨事亦要如
此理會那箇是那箇不是若道理明時自分曉有一般
說漢唐來都是有一般說漢唐來都不是恁地也不得
且如董仲舒賈誼說話何曾有都不是底何曾有都是
底須是要見得他那箇議論是那箇議論不是如此方
真做格物如今將一箇物事來是與不是見得不定便

是自家這裏道理不通透若道理明則這樣處自通透

淳○黃目
錄詳別出

問陸先生不取伊川格物之說若以為隨事討論則精神
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所不照其說亦似省力
曰不去隨事討論後聽他胡做話便信口說脚便信步
行冥冥地去都不管他義剛曰平時明知此事不是臨
時却做錯了隨即又悔此畢竟是精神短後照燭不逮
曰只是斷制不下且如有一人牽你出去街上行不成
不管後只聽他牽去須是知道那裏不可去我不要隨
他去義剛曰事卒然在面前卒然斷制不下這須是精
神強始得曰所以格物便是要閑時理會不是要臨時

理會如水火人知其不可蹈自是不去蹈何曾有人錯
去蹈水火來若是平時看得分明時卒然到面前須解
斷制若理會不得時也須臨事時與盡心理會十分斷
制不下則亦無柰何然亦豈可道曉不得後但聽他如
今有十人須看他那箇好那箇不好好人也有做得不
是不好人也有做得是底如有五件事看他處得那件
是那件不是處得是又有曲折處而今人讀書全一例
說好底固不是但取聖人書而以為後世底皆不足信
也不是如聖人之言自是純粹但後世人也有說得是
底如漢仲舒之徒說得是底還他是然也有不是處也
自可見須是如此去窮方是但所謂格物也是格來曉

底已自曉底又何用格如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
格一件也是說那難理會底

義剛

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
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
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
去人傑

問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
覺處曰此一段尤其要切學者所當深究道夫曰自一
身以至萬物之理則所謂由中而外自近而遠秩然有
序而不迫切者曰然到得豁然處是非人力勉強而至
者也道夫

行夫問明道言致知云夫人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然有箇覺悟處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與夫耳目手足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若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可以如何用車之可以行陸舟之可以行水皆所當理會又問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曰公且說天是如何獨高蓋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他連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轉來旋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渣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恁地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渣滓故厚而深鬼神之幽顯自今觀之他是以鬼為幽以神為

顯鬼者陰也神者陽也氣之屈者謂之鬼氣之只管恁地來者謂之神洋洋然如在其上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這便是那發生之精神神者是生底以至長大故見其顯便是氣之伸者今人謂人之死為鬼是死後收斂無形無跡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道夫問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良能便是那會屈伸底否曰然道夫

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令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

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是如此向來其在其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間一段作偽自崇寧政和間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衆契比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淳

問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曰程先生言語氣象自活與衆人不同道夫

器遠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令歸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只是才遇一事即就一事

究竟其理必間多了自然會貫通如一案有許多器用逐一理會得少間便自見得都是案上合有底物事若是要看一件曉未得又去看一樣看那箇未了又看一樣到後一齊都曉不得如人讀書初未理會得却不去究心理會問他易如何便說中間說話與書甚處相類問他書如何便云與詩甚處相類一齊都沒理會所以程子說所謂窮理者非欲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是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最親切賀

問知至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如孔子不能證夏商之禮孟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詳周室班爵

之制之類否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知至只是到脫
然貫通處雖未能事事知得然理會得已極多萬一有
挿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
知底亦通將去某舊來亦如此疑後來看程子說格物
非謂欲盡窮天下之物又非謂只窮且更到但積
累多後自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個

問程子格物之說曰須合而觀之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
物者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則其一二雖未窮得將來湊
會都自見得又如四旁已窮得中央雖未窮得畢竟是
在中間了將來貫通自能見得程子謂但積累多後自
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最好若以為一草一木亦皆有理

今日又一一窮這草木是如何明日又一一窮這草
是如何則不勝其繁矣蓋當時也只是逐人告之如此
變絲

問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自當脫然
有貫通處又言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
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二說如何曰既是教類推不是窮
盡一事便了且如孝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
又須去盡得忠以至於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
盡窮始得且如炭又有白底又有黑底只窮得黑不窮
得白亦不得且如水雖是冷而濕者然亦有許多樣只
認冷濕一件也不是格但如今下手且須從近處做去

若幽與紛拏却留向後面做所以先要讀書理會道理
蓋先學得在這裏到臨時應事接物撞着便有用處且
如火爐理會得一角了又須都理會得三角又須都理
會得上下四邊方是物格若一處不通便非物格也又
曰格物不可只理會文義須實下工夫格將去始得變
問伊川論致知處云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竊謂
致之爲言推而至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
力豈可遷延逃避別窮一事邪至於所謂仁得一道而
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夫專心致志猶慮其未能
盡况敢望以其易而通其難者乎曰這是言隨人之
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

在這裏却轉昏了須着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
彼也道夫

問程子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之說與中庸弗得
弗措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向思
量這箇少間便會擔閣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掉了別
窮一事只輕忽了也不得程子爲見學者有恁地底不
得已說此話變孫

仁南問伊川說若一事窮不得須別窮一事與延平之說
如何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
事是卒急難曉只得止放住且如所說春秋書元年春
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若使孔子復生也便未易理

會。在須是。且就合理會易所在。理會延平。說是窮理之
要。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
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賀孫

陶安國問。千溪萬徑。皆可適國。恐是譬理之一源處。不
知從一事上。便可窮得到一源處否。曰。也未解便如此。
只要以類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
這箇做樣子。却從這裏推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
事之道。若得於親時。是如何。不得於親時。又當如何。
以此而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君時。是如何。不得於君
時。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自此推去。莫不皆然。
時華

德元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曰。萬物皆有此
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
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各具
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聖人推
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物。莫不窮極其
理。所以處置得物。各得其所。無一事一物不得其宜。
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既有此物。聖人無有不盡其理。
者。所謂惟至誠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者也。憫
行夫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
無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
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

理其不用假借於公、不用求於某仲思與廷秀亦不用目相假借然雖各自有一箇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爾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盃也是這樣水那盃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却也只是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為是一理釋氏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濂溪通書只是說這一事道夫

或問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曰一箇一般道理只是一箇道理恰如天上下雨大窩窟便有大窩窟水小窩窟便有小窩窟水木上便有木上水草上便有草上

水隨處各別只是一般水胡泳

又問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云云曰此處是緊切學者須當

知夫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為幽

顯山岳如何而能融結這方是格物道夫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已此說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曰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如赤子入井皆有怵惕知得人有此心便知自家亦有此心更不消比並自知寓

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於這一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於物之理窮二

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於物之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所以大學說致知在格物又不說欲致其知者在格其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又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備

程子云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只是舉其至大與其至細者言學者之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至於言講明經義論古今人物及應接事物則上所言亦在其中矣但天地高厚則資次未到這裏亦未易知爾端蒙

問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云云曰天下之理偏塞滿

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道夫

周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所當窮又謂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何也曰便是此等語說得好平正不向一邊去淳

問程子謂如大軍遊騎無所歸莫只是要切已看否曰只要從近去士毅

且窮實理令有切已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已即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德明

問格物莫是天下之事皆當理會然後方可曰不必如此

聖人正怕人如此聖人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又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聖人恐人走作這心無所歸着故程子云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或問格物問得太煩曰若只此聯纏說濟得自家甚事某最怕人如此人心是箇神明不測物事今合是如何理會這耳目鼻口手足合是如何安頓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合是如何區處就切近處且逐旋理會程先生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徒欲汎然觀萬物之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莫急於教人然且就身上理會

凡纖悉細大固着逐一理會然更看自家力量了得底如何

問格物雖是格天下萬物之理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顯微而至於一草一木之間物物皆格然後可也然而用工之始伊川所謂莫若察之吾身者為急不知一身之中當如何用力莫亦隨事而致察否曰次第亦是如此但如今且從頭做將去若初學又如何便去討天地高深鬼神幽顯得且如人說一件事明日得工夫時也便去做了逐一件理會去久之自然通貫但除了不是當問底物事皆當格也又曰物既格則知自至

履孫

問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曰前既說當察物理

不可專在性情此又言莫若得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相發處道夫

問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曰立誠意只是朴實下工夫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道夫

問立誠意以格之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到深處只是確定徐錄作其志撲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堅確

便是此意淳同

李德之問立誠意以格之曰這箇誠意只是要着實用力所以下立字蓋卿

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着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真箇即此一物究極得

箇道理了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大學蓋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佐

問中庸言自明而誠今先生教人以誠格物何故曰誠只是一箇誠只爭箇緩頰去偽

問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敬則此心惺惺道夫

伊川謂學莫先於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致知是主善而師之也敬是克一而協之也伯羽

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道夫

問程子云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敬則曾次虛明然後

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為之蔽然後曾次方得虛明只一箇持敬也易得做病若只持敬不時時提撕着亦易以昏困須是提撕才見有私欲底意思來便屏去且謹守着到得後來又屏去時時提撕私意自當去也德明

問春間幸聞格物之論謂事至物來便格取一箇是非覺有下手處曰春間說得亦太迫切只是伊川說得好問如何迫切曰取效太速相次易生出病伊川教人只說敬敬則便自見得一箇是非德明

問春間所論致知格物便見得一箇是非工夫有依據秋間却以為太迫切何也曰看來亦有病侵過了正心誠

意地步多只是一敬字好伊川只說敬又所論格物致

知多是讀書講學不專如春間所論偏在一邊今若只

理會正心誠意池錄作四却有局促之病只說致知格

物池錄作讀書講學又却似汎濫古人語言自是周濂

兼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却無一個端緒只似尋物去格

如齋宣王因見牛而發不忍之心以蓋端緒也便說以

擴克直到無一物不被其澤方是致與格只是推致窮

格到盡處凡人各有個見識不可謂他全不知如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以至善

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克廣故其見識終只

如此須是因以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

且得恭敬涵養有個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鑿空尋事物去格也又曰涵養於未發見之先窮格於已發見之後德明

問格物敬為主如何曰敬者徹上徹下工夫祖道

問格物或問論之已詳不必分大小先後但是以敬為本後遇在面前底便格否曰是但也須是從近處格將去

義剛

問程先生所說格物之要在以誠敬為主胡氏說致知格物又要立志以定其本如何曰此程先生說得為人切處古人由小便學來如視無誑如洒掃應對進退皆是幼年從小學教他都是誠敬今人小學都不曾去學却

欲便從大學做去且如今格一物若自家不誠不敬

不欺不妄敬是無怠慢放蕩絕格不到便棄了又如何了得工夫

何成得又云程先生云主一之謂敬此理又深又說今

人所作所為皆緣是不去立志若志不立又如何去孝

又如何去致知格物中做得事立志之說甚好非止為

讀書說一切之事皆要立志椿

問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曰二者偏廢不得致知須

用涵養涵養必用致知道夫

但道弟問或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

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

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工

也着誣養也着致知伊川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心事
 皆從此做去因言此心至靈細入毫芒纖芥之間便知
 便覺六合之大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是幾千萬年
 若此念才發便到那裡下面方來又不知是幾千萬年
 若此念才發便也到那裡這個神明不測至虛至靈是
 甚次第然人莫不有此心多是但知有利欲被利欲將
 這個心包了起居動作只是有甚可喜物事有甚可好
 物事一念才動便是這個物事質孫○廣錄云或問存
 謂存養頭是致進孝則在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存
 敬者蓋古人下兒子便有存養他底道理父兄漸
 漸教他讀書識義理今人先欠了此一段故孝者未
 存養然存養便當去窮理若說道後我存養得却去窮
 理則先期矣因言人心至靈雖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
 上一念才發便到那裡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且至

尊只管展轉於利
 敬中都不知覺

問實着格物之義如何曰須先誣養清明然後能格物曰
 亦不必專執此說事到面前須與他分別去到得無事
 又且持敬看自家這裡敬與不敬如何若是不敬底意
 思來便與併徹去久之私欲自番不得且要切已做工
 夫且如今一坐之頃便有許多語話豈不是動才不語
 話便是靜一動一靜循環無已便就此窮格無有空闊
 時不可作二事看某向時亦曾說未有事時且誣養到
 得有事却將此去應物却成兩截事今只如此格物便
 只是一事且如言忠信行篤敬只見得言行合如此下
 一句變貊之邦行矣便未須理會及其久也只見得合

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其為忠信篤敬如何而忠信

篤敬自在裡許方好德明曰從周錄云先生問如何埋

心地虛明物來當自知未

又問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道夫云養知莫過

於寡欲此句最為緊切曰便是這話難說又須是格物

方得若一向靠着寡欲又不得道夫

行夫問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曰二者自是个

兩頭說話本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失其道

則交相為害道夫

楊子順問養知莫過於寡欲是既知後便如此養否曰此

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發得既知之

後若不養則又差了淳同

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句致知者推致其知

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其

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

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

矣直卿

遺書晁氏客語卷中張思叔記程先生語云思欲格物則

固已近道一段甚好當收入近思錄個

問暢潛道記一篇多有不是處如說格物數段如云思欲

格物則固已近道言皆緩慢曰它不合作文章意思亦

是只是走作又問如云可以意得不可以言傳此乃學

佛之過下一段云因物有遷數語似得之曰然先生舉一段云極好氣夜又問它把致知為本亦未是曰他便把終始本末作一事了可學

問看致知說如何曰程子說得確實平易讀着意味愈長先生曰且是教人有下手處道夫

問大學致知格物之方曰程子與門人言亦不同或告之讀書窮理或告之就事物上體察炎

先生既為道夫讀程子致知說復曰格物一章正大學之頭首宜熟復將程先生說更逐段研究大抵程先生說與其門人說大體不同不知當時諸公身親聞之却因甚恁地差了道夫

問兩日看何書對看或問致知一段猶未了曰此是最初下手處理會得此一章分明後面便容易程子於此段節目甚多皆是因人資質說故有說向外處有說向內處要知學者用功六分內面四分外面便好一半已難若六分外面則尤不可今有一等人甚明且於道理亦分曉却只恁地者只是向外做工夫士毅廣錄詳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太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

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裡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况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廣

或問程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而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来看作一意為佳且如既言不必盡窮天下之物又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於一草一木上理會有甚了期但其間有積習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者為切當耳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那兩三件觸類可通若四旁都理會得

則中間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蓋長短大小自有準則如忽然遇一件事來時必知某事合如此某事合如彼則此方來之事亦有可見者矣聖賢於難處之事只以數語盡其曲折後人皆不能易者以其於此理素明故也又云所謂格物者常人於此理或能知一二分即其二分之所知者推之直要推到十分窮得來無去處方是格物人傑

問伊川說格物致知許多項當如何看曰說得已自分曉如初間說知覺及誠敬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必先知之而後有以行之這許多說不可不格物致知中間說物物當格及反之吾身之說却是指出格物个地頭

如此又云此項兼兩意又見節次格處自立誠意以格之以下却是做工夫合如此又云用誠敬涵養為格物致知之本賀孫

問程子謂致知節目如何曰如此理會也未可須存得此心却逐節子思索自然有个覺處如諺所謂公灰裡豆爆季礼

問二程說格物謂當從物物上格之窮極物理之謂也或謂格物不當從外物上番意特在吾一身之內是有物必有則之謂如何曰外物亦是物格物當從伊川之說不可易洒掃應對中要見得精義入神處如何分內外浩

先生問公讀大學了如何是致知格物說不當意先生曰看文字須看他緊要處且如大段落自有个緊要處正要人看如作一篇詩亦自有个緊要處格物一章前面說許多便是藥料它自有个炮熨炙博道理這藥方可合若不識个炮熨炙博道理如何合得藥藥方亦為無用次日稟云夜來蒙舉藥方為喻退而深思因悟致知格物之旨或問首叙程夫子之說中間條陳始末反覆甚備末後又舉延平之教千言萬語只是欲學者此心常在道理上窮究若此心不在道理上窮究則恣自恣理自理邈然更不相干所謂道理者即程夫字與先生已說了試問如何是窮究先生或問中間一段求之

字索之講論考之事為察之念慮等事皆是也既是如
以窮究則仁之愛義之宜禮之理智之通皆在此推
而及於身之所用則聽聰視明貌恭言從又望於朋友
所接則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
之信以至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鬼神之所以靈顯
又至草木鳥獸一事一物莫不皆有一定之理全其明
日積累既多則胸中自然貫通如此則心即理理即心
動容周旋無不中理矣先生所謂衆理之精粗無不到
者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吾心之光明照察無不周者
全體大用無不明隨所詣而無不盡之謂書之所謂睿
董子之所謂明伊川之所謂說虎者之真知皆是此謂

格物此謂知之至也先生曰是如此

斐卿問誠敬寡欲以立其本如何曰但將不誠處看便見
得誠將不敬處看便見得敬將多欲來看便見得寡欲

道

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一段

問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
為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
太極問此生之道其實也是仁義禮智信曰只是一个
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
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
暮夜節

問或問中謂口鼻耳目四肢之用是如何曰貌曰恭言曰
從視明聽聰又問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如何
曰事君忠事親孝節

問由中而外自近而遠曰某之意只是說欲致其知者須
先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却看這個道理是如何又推之
於身又推之於物只管一層展開一層又見得許多道
理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
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這便是一身之則所當然者
曲禮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人所合當做而不得不然者
非是聖人安排這物事約束人如洪範亦曰貌曰恭言
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以至於睿作聖夫子亦謂

君子有九思此皆人之所不可已者道未

問上帝降衷曰衷只是中也又曰是恰好處如折衷是折
兩者之半而取中之義卓

陶安國問降衷之衷與受中之中二字義如何曰左氏云
始終而衷舉之又曰衷甲以見看此衷字義本是衷甲
以見之義為其在衷而當中也然中字大槩因過不及
而立名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蓋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
義後人以衷為善却說得未親切銖

德元問詩所謂秉彛書所謂降衷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
是一理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且如何謂之降衷曰
衷是善也曰若然何不言降善而言降衷字看來只

是个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個：有一副
 當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與你與程子所謂天然自
 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與詩所謂秉彛
 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又不同須各曉其名字訓義之
 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一云若說降衷便是秉彛則不
 可若說便是萬物一原則又不
可萬物一原自說萬物皆出此也若統論
 道理固是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 衷只是中今
 人言折衷去聲者以中為準則而取正也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字却似衷字天之生此物必有个當然之則故
 民執之以為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物：有則盖君
 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為人君止於仁君之則也為人
 臣止於敬臣之則也如耳有耳之則目有目之則視遠

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又言之則也
 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
 之則子細推之皆可見又曰凡看道理須是細心看他
 名義分位之不同通天下固同此一理然聖賢所說有
 許多般樣須是一一通曉分別得出始得若只籠侗說
 了盡不見他裡面好處如一爐火四人四面同向此火
 火固只一般然四面各不同若說我只認曉得這是一
 堆火便了這便不得他裡面玲瓏好處無由見如降衷
 于下民這緊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則謂之降
 衷自人受以衷而言則謂之性如云天所賦為命物所
 受為性命便是那降字至物所受則謂之性而不謂之

卷之八
五
衷所以不同緣各據他來處與所受處而言也惟皇上
帝降衷于下民以據天之所與物者而言若有常性是
據民之所受者而言克綏厥猷猷即道道者性之發用
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
道之謂教三句亦是如矣古人說得道理如此縝密處
處皆合今人心粗如何看得出佛氏云如來為一大事
因緣故出現於世某嘗說古之諸聖人亦是為此一大
事也前聖後聖心心一符如印記相合無纖毫不似處
劉用之曰衷字是兼心說如云衷誠丹衷是也言天與
我以是心也曰恁地說不得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
而言處又有析而言處須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

乃可然謂性便是心則不可謂心便是性亦不可孟子
曰盡其心知其性又曰存其心養其性聖賢說話自有
分別何嘗如此籠侗不分曉固有籠侗一統說時然名
義各自不同心性之別如以碗盛水水須碗乃能盛然
謂碗便是水則不可後來橫渠說得極精云心統性情
者如降衷之衷同是以理然以字但可施於天之所
降而言不可施於人之所受而言也個○池錄
作二段

天降衷者衷降以以降言為命以受言為性節
陳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
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上帝降衷亦是恰好處極不
是中極之為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

從這裡比到那裡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裡比到這裡也恰好不曾減些寓

問天地之中與程子天然自有之中是一意否曰只是一意蓋指大本之中也此處中庸說得甚分明他曰自考之銖

問天地之中天然自有之中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曰然則天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曰然闕祖

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不能知曰氣稟之偏者自不求所以知若或有這心要求便即在這裡緣本來个仁義禮智人人同有只被氣

稟物欲遮了然這個理未嘗亡才求便得又曰這個便是難說喚做難又不得喚做易又不得喚做易時如何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後如何更無一个人與相似喚做難又才知覺這個理又便在這裡這個便須是要子細講究湏端的知得做將去自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握在這裡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日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沒了如氣稟物欲一齊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位

孫賀

問或問中云知有未至是氣稟私欲所累曰是被這兩個阻障了所以知識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聖人所以將

格物致知教學者只是要教你理會得這個道理便不
錯一事上皆有一個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得分明
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事了如讀聖人言語讀時
研窮子細認得這言語中有一個道理在裡面分明久
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聖人言語不然只是冥行都
顛倒錯亂了且如漢高帝做事亦有合理處如寬仁大
度約法三章豈不是合理處甚多有功諸將嫚罵待他
都無禮數所以今日一人叛明日一人叛以至以愛惡
易太子如此全錯更無些子道理前後恰似兩人此只
是不曾真个見得道理合如此做中理底是他天資高
明偶然合得不中理處多亦無足恠只此一端推了古

今青史人物都只是如此所以聖人教學者理會道理
要他真个見得了方能做得件件合道理今日格一件
明日格一件遇事時把捉教心定子細體認逐旋睚將
去不要放過積累功夫日久自然見這道理分曉便處
事不錯此與偶合者天淵不同問去私欲氣稟之累曰
只得逐旋戰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無此理亦
不濟得事須是當事時子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自然
勝得他次第這邊分明了那邊自然容着他不得如今
只窮理為上又問客氣暴怒害事為多不知是物欲耶
氣稟耶曰氣稟物欲亦自相連着且如人稟得性急於
事上所欲必急舉此一端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生

采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
得理分明便勝得他 明作

問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看來關於事為者
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皆是事為此分為二
項意如何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
方動底念慮方動便須辨別那个是正那个是不正這
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个
顯有个微問所藉以為從事之實者初不外乎人生曰
用之近其所以為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則在乎真積
力久默識心通之中是乃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者曰
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

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
且據眼前這近處行便是了這便成苟簡單下又有人
說掉了這個上面自有一个道理亦不是下梢只是謾
人聖人便只說下學上達即這個便是道理別更那有
道理只是這個熟處自見精微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亦只是就近處做得熟便是堯舜聖人與庸凡之
分只是个熟與不熟庖丁解牛莫不中節古之善書者
亦造神妙 智孫

問或問云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
所當然而不容已所謂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了便秋
殺他住不得陰極了陽便生如人在背後只管來相趨

如何住得陰開趨來趨去自住不得

或問理之不容已者如何曰理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孟

子最發明此處如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自是有住不得處人傑

今人未嘗有見當然而不容已者只是就上較量一个好

惡尔如真見得這底是我合當為則自有所不可已者

矣如為臣而必忠非是謾說如此蓋為臣不可以不忠

為子而必孝亦非是謾說如此蓋為子不可以不孝也

夫道

問或問物有當然之則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曰如事

親當孝事兄當弟之類便是當然之則然事親如何却

須要孝從兄如何却須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

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則不是

論其所以然矣謨

或問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

可易者先生問每常如何看廣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

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

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

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固不

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以其事

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个

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學者但止見一邊如去見人只

見得他冠冕衣裳却元不曾識得那人且如為忠為孝
為仁為義但只據眼前理會得个皮膚便休都不曾理
會得那徹心徹髓處以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
生陰消則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萬事一
事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理會教徹不成只說道天吾知
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萬物萬事吾知其為萬物
萬事而已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亦態
中觀他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上所能載者廣
曰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所謂太
極則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人須是自向裡入
深去理會此個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

理會到深處又却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不為禪學者
只是未曾到那深處才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譬如
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界去定也只如程門
高弟游氏則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只在淮河
上游游漾漾終看他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
下也須疑它那下有个好處在大凡為學須是四方八
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裡來譬如喫菓子一般
先去其皮殼然後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間核子都咬破
始得若不咬破又恐裡頭别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
皮殼固不可若只去其皮殼了不管裡面核子亦不可
恁地則無緣到得極至處大學之道所以在致知格物

格物謂於事物之理各極其至窮到盡頭若是裡面
子未破便是未極其至也如今人於外面天地造化之
理都理會得而中間揆子未破則所理會得者亦未必
皆是終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峯之言曰身親格之以
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裡之意然却恐遺了外面許多
事如其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內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
周遍方是儒者之學廣

問格物章或問中如何說表裏精粗曰窮理須窮究得盡
得其皮膚是表也見得深奧是裏也知其粗不曉其精
皆不可謂之格故云表裏精粗無所不盡過

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

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

格物必大

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
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
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
用夫心之體具乎是理而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
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
又云理遍在天地萬物之間而心則管之心既管之則
其用實不外乎心矣然則理之體在物而其用在心
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為主以物為客故如此說要
之理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盡

或問云萬物生於天地之間不能一日而相無而亦不可

相無也如何曰萬物生於天地人如何少得它亦如何
使它無得意只是如此夫舊

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一段

或問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說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
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必窮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
物呂與窮理只是尋个是處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
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
非程子之言靖和物物致察宛轉歸已胡不即事即物不
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五

呂與叔謂凡物皆出於一又格个甚麼固是出於一只緣
散了千岐萬徑今日窮理所以要收拾歸於一泳

呂與叔說許多一了理自無可得窮說甚格物泳

窮理是尋个是處然必以恕為本但恕乃求仁之方試看
窮理如何着得恕字窮理盖是合下工夫恕則在窮理
之後胡文定載顯道語云恕則窮理之要某理會安頓
此語不得賀孫

上蔡說窮理只尋个是處以恕為本窮理自是不曉這
道理所以要窮如何說得恕字他當初說恕字大槩只
是說要推我之心以窮理便礙理了龜山說反身而誠
却大段好湏是反身乃見得道理分明如孝如弟湏見
得孝弟我元有在這裡若能反身爭多少事他又却說
萬物皆備於我不湏外面求此却錯了身親格之說得

親字急迫自是自家格不成情人格賜

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伊川之言者和靖也和靖且是深信程子者想是以等說話不曾聞得或是其心不以為然故於此說有所不領會耳謝子尋个是處之說甚好與呂與叔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其所見大段不同但尋个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直窮到十分是處方可

傑人

張元德問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程子之言者曰此和靖之說也大抵和靖為人淳故他不聽得而出於衆人之錄者皆以為非伊川之言且如伊川論春秋

之傳為案經為斷它亦以為伊川無此言且以此兩句即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之意非伊川之言而何格

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乃楊導道所錄不應龜山不知

咏

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文定却言物物致察宛轉歸己見雲雷知經綸見山下出泉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其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德明

胡文定宛轉歸己之說這是隔陌多少記得一僧徒作一

文有此一語咏

問觀物察己其說如何曰其意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如此只是一死法子蒙

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別曰文定所謂物物致察只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只因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律地如何而順也道夫曰所謂宛轉歸己此等言語似失之巧曰若宛轉之說則是理本非己有乃強委曲牽合使入來爾許多說只有上蔡所謂窮理只是尋个是處為得之道夫曰龜山反身而誠之說只是摸空說了曰都無一个着實處道夫曰却似甚快曰若果如此則聖賢都易做

了又問他既如此說其下工夫時亦須有个窒礙曰也無做處如龜山於天下事極明得如言治道與官府政事至纖至細處亦曉得到這裡却恁說次第他把來做兩截看了道夫

知言要自親格之

天下萬事如何盡得

龜山反身而誠則萬物在我

矣快太伊川云非是一理上窮得亦非是盡要窮之之久當有覺處以乃是方

格物以身伊川有此一說然大都說非一五峯既出於一偏而守之亦必有一切之效然不曾躑着伊川之意也方

五峯說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

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這段語本說得極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裡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致知本是廣大須用說得表裏內外周備兼諛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而知乃可精便有局促氣象他便要就這裡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他言語只說得裡面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久自然貫通此言諛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倘

黃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為事必先立志以為本志不立則不能為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汎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以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卓

問立志以定其本莫是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之意否曰固是但凡事須當立志不可謂今日做些子明日便休又問敬行乎事物之內曰這個便是細密處事事要這些子在志立乎事物之表立志便要卓然在這事物之上看是甚麼都不能奪得他又不能恁地細

細碎碎這便是志立乎事物之表所以今江西諸公多說甚大志開口便要說聖說賢說天說地傲睨萬物目視霄漢更不肯下人問如此則居敬以持其志都無了曰豈復有此據他才說甚敬便壞了那个又曰五峯說得這數句甚好但只是正格物時工夫却是格物已前事而今却須恁地道夫

伊川只云漸漸格去積累多自有貫通處說得常寬五峯之說雖多然似乎責效太速所以傳言其急迫璘

問先生舊解致知欲人明心之全體新改本却削去只說理何也曰理即是此心之理檢束此心使無紛擾之病即此理存也苟惟不然豈得為理哉問先生說格物引

五峯復齋記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云云以為不免有急迫意思何也曰五峯只說立志居敬至於格物却不說其言語自是深險而無顯然明白氣象非急迫而何問思量義理易得有苦切意思如何曰古人格物致知何曾教人如此若看得滋味自是歡喜要住不得若只以狹心求之易得如此若能高立着心不牽惹世俗一般滋味以此去看義理但見有好意思了問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知當如何格曰此推而言之雖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豈不可以格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肥地之磽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問致知自粗而推至於精

自近而推至於遠不知所推之事如世間甚事曰自無
穿窬之心推之至於以不言飭之類自無欲害人之心
推之舉天下皆在所愛至如一飯以奉親至於保四海
通神明皆此心也寓

先生問大學看得如何曰大綱只是明明德而着力在格
物上曰着力處大段在這裏更熟看要見血脉相貫穿
程子格物幾處更于細玩味說更不可易某當初亦未
曉得如呂如謝如尹揚諸公說都見好後來都段段錄
出排在那裏句句將來比對逐字秤停過方見得程子
說顛撲不破諸公說挨着便成粉碎了問胡氏說何謂
太迫曰說得來局蹙不恁地寬舒如將繩索絝在這裏

一般也只看道理未熟如程子說便寬舒他說立志以
定其本是始者立箇根基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
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知未到精處方是
可精此是說格物以前底事後面所說又是格物以後
底事中間正好用工曲折處都不曾說便是局蹙了寓
格物須是到處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格物
之謂也若只求諸己亦恐見有錯處不可執一伊川說
得甚詳或讀書或處事或看古人行事或求諸己或即
人事復曰於人事上推測自有至當處如楊謝游尹諸
公非不見伊川畢竟說得不曾透不知如何今人多說
傳聞不如親見看得如此時又却傳聞未必不如親見

蓋當時一問一對只說得一件話而今却關合平日對問講論作一處所以分明好看浩

這箇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慮然程子既沒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峯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爲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蓋得見諸家記

錄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法畢備又曰格物致知其次上蔡說得稍好個

諸公致知格物之說皆失了伊川意此正是入門欵於此既差則他可知矣箇

問延平謂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九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極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久之自當有洒然處與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語不同如何曰這話不如伊川說今日明日恁地急卓錄但云伊說得較快這說是教人若遇一事即且就上理會教爛熟離析不待擘開自然分解久之自當有洒然處自是見得快活某常說道天下事

無他只是箇熟與不熟若只一時恁地約摸得都不與自家相干久後皆忘却只如借得人家事一般少間被人取將去又濟自家甚事賀孫卓同

李堯卿問延平言窮理工夫先生以為不若伊川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莫是延平教人窮此一事必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設若此事未窮遂為此事所拘不若程子若窮此事未得且別窮之言為大否曰程子之言誠善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壯祖

又老問李先生以為為學之初凡遇一事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此說如何曰為學之初只得如此且如楊之為我墨之兼愛顏子居陋巷禹稷之三過其門而不入禹稷則似乎墨氏之兼愛顏子當天下如此壞亂時節却自輦輓陋巷則似乎楊氏之為我然也須知道聖賢也有處與他相似其實却不如其中間有多少商量舉此一端即便可見道夫

傳六章

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如此者多矣到得那欺人時大故即當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合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

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不為不善心裏也知得不
當為而不為雖是不為然心中也又有此便為也不妨
底意思此便是自欺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
惡惡臭便做九分九釐九毫要為善只那一毫不要為
底便是自欺便是意不實矣或問中說得極分曉問
問或問誠意章末舊引程子自慊之說今何除之曰此言
說得亦過厚
先之問誠意章或問云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蓋出於
此何也曰人只是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忤則其氣自
直便自日長以至于于充塞天地雖是刀鋸在前鼎鑊在
後也不怕

賀孫

傳七章

陳問或問云此心之體寂然不動如鏡之空如衡之平何
不得其正之有此是言其體之正又心之應物皆出於
至公而無不正矣此又是言其用之正所謂心正者是
兼休用言之否曰不可只道體正應物未必便正此心
之體如衡之平所謂正又在那下衡平在這裏隨物而
應無不正又云如衡之平下少幾箇字感物而發無不
正焉

問正心必先誠意而或問有云必先持志守氣以正其心
何也曰此只是就心上說思慮不放肆便是持志動作

不放肆便是守氣守氣是無暴其氣只是不放肆常
鍾唐傑問或問云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
其不正而復乎正意之既誠何為心猶有動曰意雖已
誠而此心持守之不固是以有動到這裏猶自三分是
小人正要做工夫且意未誠時譬猶人之犯私罪也意
既誠而心猶動譬猶人之犯公罪也亦甚有闕矣蓋卿
或問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正而復
乎正是如何曰若是意未誠時只是一箇虛偽無實之
人更問甚心之正與不正唯是意已誠實然後方可見
得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偏重處即便隨而正之也廣
問意既誠矣一段曰不誠是虛偽無實之人更理會甚正

正如水渾分甚清濁不虛偽無實是箇好人了這裏方
擇得正不正做事如水清了只是微動故忿懣四者已
是好人底事事至不免為氣動則不免差了因舉左氏
傳云正曲為直正直為正曲是體段不直既為整直只
消安排教端正故云正直
士毅。過錄云先生因子熒
問意誠矣而心猶有動之意
而曰如正直為正正曲為
方已直矣正直為正則如
安頓界方得是當處

傳九章

問赤子之心是已發大學或問云人之初生固純一而未
發何也曰赤子之心雖是已發然也有未發時如餓便
啼渴便叫恁地而已不似大人恁地勞攘赤子之心亦
涵兩頭意程子向來只指一邊言之寓

問仁讓言家貪戾言人或問以為善必積而后成惡雖小
而可懼發明此意深足以警人當為善而去惡矣然所
引書云德罔小不德罔大則疑下一句正合本文而上
一句不或反乎曰爾惟德罔小正言其不可小也則庶
乎萬邦惟慶正與大學相合壯祖
或問先吏部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
曰這是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
已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
惡毋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
可以不責他然又須自家有諸已然後可以求人之善
無諸已然後可以非人之惡賀孫

范公恕已之心恕人這一句自好只是聖人說恕不曾如
是倒說了不若橫渠說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
人則是見他人不善我亦當無是不善我有是善亦愛
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已不當下恕
字泳

范公以恕已之心恕人此句未善若曰以愛已之心愛人
方無病蓋恕是箇推出去底今收入來做恕已便成忽
畧了道夫

蜚卿問大學或問近世名卿謂以恕已之心恕人是不忠
之恕如何曰這便是自家本領不正古人便先自本領
上正了却從此推出去如已歆立也不是阿附得立到

得立人處便也不要由阿附而立已欲達也不是邪枉
得達到得達人處便也不要由邪枉而達今人却是自
家先自不正當了阿附權勢討得些官職富貴去做了
便見別人阿附討得富貴底便欲以所以恕已者而恕
之却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說出去不可說入來只可以
接物不可以處已蓋自家身上元着不得箇恕字只恕
已兩字便不是了問今人言情恕以待人是否曰似
如此說處也未見他邪正之所在若說道自家不合去
穿窬切望情恕這却看不得若說道偶忙不及寫書切
望情恕這却無害蓋自家有忙底時節

問大學或問以近世名卿恕字之說為不然矣而復錄其

語於小學者何也曰小學所取寬若欲脩潤其語當曰
以愛已之心愛人可也必大

傳十章

問或問以所占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
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處亦可見如並坐
不橫肱恐妨礙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
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心交於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
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前人之開所
以待後之來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開前人之闔恐後人
有妨所議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闔此是不以後來而變
乎前之意如後面更有人來則吾不當盡闔了門此又

是不以先入而拒乎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心先於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問凡事、物皆要如此否曰是如我事親便也要使人皆得事親我敬長慈幼便也要使人皆得敬長慈幼此章上面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卹孤而民不倍是民之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人心都一般君子既知人都有此心所以有絜矩之道要人人都得盡其心若我之事其親備四海九州之美味却使民之父母凍餓藜藿糟糠不給我之敬長慈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便不是絜矩中庸一段所求乎子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父却未能如此所求乎臣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

君却未能如此及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亦是此意下左右前後及中央做七箇人看便自分曉淳同

下五本前對以中與樹以簡入像對自合類
異味來猶咬以文所求平樂所求平明文亦異此書

朱子語類卷第十九

論語一

語孟綱領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大推以下
六經四子

語孟用三二年工夫看亦須兼看大學及書詩所謂興於

詩諸經諸史大抵皆不可不讀

德明

某論語集注已改公讀令大學十分熟了却取去看論語

孟子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

學做箇匠綱了卒亦未易看得

賀孫

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

語是每日零碎問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句也是水所說

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則推之其它道理皆通
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之論語則
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
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
也而今須是窮究得一物事透徹方知如入箇門方知
門裏房舍間架若不親入其門戶在外遙望說我皆知
得則門裏事如何知得個
論語只說仁中庸只說智聖人拈起來底便說不可以例
求冰
論語易曉孟子有難曉處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它
經是打禾為飯節

古書多至後面便不分曉語孟亦然節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大物

事

節以下
孔孟教人

且如孔門教人亦自有等聖人教人何不都教他做顏魯
底事業而子貢子路之徒所以止於子貢子路者是其
才止於此且如克己復禮雖止是教顏子如此說然所
以教他人亦未嘗不是克己復禮底道理卓

孔門教人其寬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則自
貫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自周
匝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這理節

問孔子教人就事上做工夫孟子教人就心上做工夫何

故不同曰聖賢教人立箇門戶各自不同節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

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

心性着落却下功夫做去端蒙

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節錄作只就孟子說心後來遂有

求心之病方子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

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

道理夔孫

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

合下便有下手處問孔子何故不令人充廣曰居處恭

執事敬非充廣而何節

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含蓄得意思在其

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聖人了

祖道

孔子只說忠信篤敬孟子便發出性善直是漏洩德明

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至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

在端蒙

孔子之言多且是汎說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

行篤敬之類未說此是要理會甚麼物待學者自做得工夫透徹却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恐人無理會得又趨進一着說如惻隱之心與學問之道求放心之類說得漸親切今人將孔孟之言都只恁地草率看過了雖

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

且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處析

聖人問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曰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住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要之夫子所說包得孟子孟子所言却出不得聖人疆域且如夫子都不說出但教人恁地去做則仁便在其中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能此則心便到孟子則不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休揚惻隱之心都教人就事上推究道夫問如孟子所謂

求放心集義所生莫是立根本處否曰他有恁地處終是說得來寬曰他莫是以其所以做工夫者告人否曰固是也是他所見如此自後世觀之孔顏便是漢文帝之躬修玄默而其效至於幾致刑措孟子便如唐太宗天下之事無所不為極力去做而其效亦幾致刑措道夫

○端蒙錄一條疑同聞見集注讀語孟法

看文字且須看其平易正當處孔孟教人句句是撲實頭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字將作心字看須是我心中有不愛爾汝之實處如仁義是也道祖

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

孟子說得實因論南軒奏議有過當處○方子

或問孟子說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是如何

曰孔子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會看耳譬如今沙糖孟

子但說糖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那糖與人

喫人若肯喫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廣

聖人說話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云一言喪邦以直報怨

自是細密孟子說得便麤如云今樂猶古樂大王好色

公劉好貨之類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麤顏子所以

未到聖人處亦只是心麤孫

孟子要熟讀論語却費思索孟子熟讀易見益緣是它有

許多答問發揚賀孫讀語孟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

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
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沉浸專一於論孟必待其自得

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
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曾中如此做事
全做不得

大凡看經書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看學而
時習之未得不須看有朋自遠方來且專精此一句得
之而後已又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雜以別說相
似者次第亂了和此一句亦曉不得

人有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子

細看亦是如此蓋論語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
不透徹如從孔子肚裏穿過孔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
孔子七篇中言語真能窮究透徹無一不盡如從孟子
肚裏穿過孟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孟子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下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
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
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若如此
說孟子時不成說孟子只是說王子也又若更不逐事
細看但以一箇字包括此又不可此各包子又不是孟

子也

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

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
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
軻死不傳

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
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
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儒用。讀論語。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
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
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幹

問叔器論語讀多少曰兩日只雜看曰恁地如何會長進
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待此邊冷如水那邊熱如

火亦不可捨此而觀彼淳

問林恭甫看論語至何處曰至述而曰莫要恁地快這箇
使急不得須是緩緩理會須是逐一章去搜索候這一
章透徹後却理會第二章久後通貫却事事會看如喫
飯樣喫了一口又喫一口喫得滋味後方解生精血若
只恁地吞下去則不濟事義剛

論語雜讀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
了須是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
是切實孫賀

論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看論語日不務過一段曰
明者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所以治躁心近日學者

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
梁王問利便說盡心勞未看六十四卦便是讀繫辭明德
人讀書不得挽前去下稍必無所得如理會論語只得理
會論語不得存心在孟子如理會里仁一篇且逐章相
挨理會了然後從公冶長理會去如此便是偽法
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則看兩段須是專一自
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曾次如有一件事未了
相似到晚却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此年歲
間自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幹
問看論語了未廣云已看一遍了曰太快若如此看只是
理會文義不見得他深長底意味所謂深長意味又他

引無說話只是涵泳久之自見得廣

論語愈看愈見滋味出若欲草草去看儘說得通恐未能
有益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
作文一篇中須看它用意在那裏舉杜子美詩云更覺
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
便見得它精神妙處知得它用心苦也寓

王子充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是訓
詁論語須是玩味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
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
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
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

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且要着力緊要底便是

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

細說皆着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

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空

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

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

先生問論語如何看淳曰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

無一毫之妄學者之用工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

之妄曰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

徹無一不盡淳

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截着

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

枝蔓唯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必大

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徧亭亭當當都有許多四方

八面不少了些子意思若門人弟子之言便有不能無

偏處如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子貢文猶質

也質猶文也便說得偏夫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自

然有先後輕重而子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便有廢

學之弊蒙端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

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着切體認
 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
 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不違
 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
 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
 禮勿視聽言動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
 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度幾看得道理自我
 心而得不為徒言也祖壯
 德先問孟子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
 箇致命痕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
 精神須看其說與我如何與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今

初者得都困了揚○讀

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
 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
 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以
 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世
 間只有箇闔闢內外人須自體察取祖道
 充之一部孟子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而
 理森然○賜錄云因說仁義曰此是從外面收如曰
 卒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是從外面收如曰
 如曰人之有是四端皆心之橫而充之所謂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世
 間只有箇闔闢內外人須自體察取祖道

人之道曰仁與義都是慈地

讀孟子非惟看它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
血脉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人若能如此
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欄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它
在吾肚中先千百轉便自然純熟某初看時要逐句去
看它便覺得意思淺迫至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
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其次第文章某因讀亦知
作文之法植

孟子全讀方見得意思貫某因讀孟子見得古人作文法
亦有似令人間架淳

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

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妙處惟

老蘇文深得其妙蔚文

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疑孟子親作不然何其妙
也豈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門而沒世不聞耶方

集注且須熟讀記得方子集注

語吳仁父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
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節

論語集注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
肯用工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仁友

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
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解說聖賢之言要義理相接

去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碍後又云中肅解每番看過
不甚有疑大學則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愜意所以改削
不已過

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欲人相似捱來捱去自
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虚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
得某那集注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
要閑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
字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
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個

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
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

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

問集注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
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注脚又問解文義處或用者字
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直言
直訓如此猶者猶是如此又問者謂如何曰是恁地節
集注中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
未定也溥

或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
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
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

拱壽

問語解胡氏為誰曰胡明仲也向見張欽夫殊不取其說
某以為不然他雖有未至處若是說得是者豈可廢

集注中曾氏是文清公黃氏是黃祖舜晁氏是晁以道李
氏是李光祖 廣

程先生經解理 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
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是自成
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
大旨故多隨句解

論語集注蓋某十年前本為朋友間傳去鄉人遂不告而
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
煞誤看讀要之聖賢言語正大明白本不須恁地傳註

正所謂記其一而遺其百得其粗而遺其精者也夫道

或述孟子集注意義以問曰大槩如此只是要熟須是日

日認過述大學以問曰也只如此只是要日日認過讀

新底了反轉看舊底教十分熟後自別有意思又曰如

雞伏卵只管日日伏自會成孫賀

初解孟子時見自不明隨着前輩說反不自明不得其要

者多矣方

集注乃集義之精髓道夫○集注集義

問孟子比論語却易看但其間數段極難曉口只盡心篇

語簡了便難理會且如養氣一章被它說長了極分曉

只是人不熟讀問論語浩博須作年歲間讀然中間切

要處先理會如何曰某近來作論語略解以精義太詳說得沒緊要處多似空費工夫故作此書而今看得若不看精義只看略解終是不決洽因舉五峰舊見龜山問為學之方龜山曰且看論語五峰問論語中何者為要龜山不對久之曰熟讀先生因曰如今且只得挨將去餘

諸朋友若先看集義恐未易分別得又費工夫不如看集注又恐太易了這事難說不柰何且須看集注教熟了可更看集義集義多有好處某却不編出者這處却好商量却好子細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須是看得集義方始無疑某舊日只恐集義中有未曉得義理費盡心力

力看來看去近日方始都無疑了賀孫

因說吾與回言一章曰便是許多緊要底言語都不曾說得出且說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几何言語一字是一字其間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做等閑看了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注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曾着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賢為欺我矣如老蘇輩只讀孟韓二子便翻譯得許

多文章出來且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初學固是要看大學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喟然嘆者久之曰自有這箇道理說與人不信

問近看論語精義不知讀之當有何法曰別無方法但虛心熟讀而審擇之耳人傑○集義

因論集注論語曰於學者難說看衆人所說七縱八橫如相戰之類於其中分別得甚妙然精神短者又難教如此只教看集義又皆平易了興起人不得振

問要看精義不知如何看曰只是逐段子細玩味公記得

書否若記不得亦玩味不得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

曰某近看學者須是專一譬如服藥須是專服一藥方見有效幹

問精義有說得高遠處不知如何看曰也須都子細看取予却在自家若以為高遠而略之便鹵莽了幹

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今有一般學者見人恁麼說不窮究它說是如何也去立一說來攙說何益於事只贏得一箇理會不得爾廣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看論

語精義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
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
看按款相似雖未能便斷得它按然已是細心盡知其
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急之心亦磨礪得細密了橫渠
云文欲密察心欲洪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明德
看精義須寬着心不可看殺了二先生說自有相關透處
如伊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如孟子云生於其
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又云作於其心害於
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自當隨文隨時隨事看各有

通徹處

明德

讀論語須將精義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

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
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所
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疎密如此便
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
只得就這裏換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
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蜚
鄉曰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
然後看它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
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
矣其嘗苦口與學者說得口破少有依某去着力做工
夫者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明人之說某初讀之

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蓋有大不同者矣驥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且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說得確當至其門人非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它做階梯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已所得處如張無垢文字淺近却易見也問如何辨得似是而非曰遺書所謂義理栽培者是也如此用工久之自能辨得明德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它意味方好淳

問精義中尹氏說多與二程同何也曰二程說得已明尹氏只說出問謝氏之說多華揆曰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仲敬先生問尋常精義自二程外孰得曰自二程外諸說恐不相上下又問蜚鄉答曰自二程外惟龜山勝曰龜山好引證未說本意且將別說折過人若看它本說未分明併連所引失之此亦是一病又問仲思答曰據某恐自二程外惟和靖之說為簡當曰以某觀之却是和靖說得的當雖其言短淺時說不盡然却得這意思頃之復曰此亦大綱偶然說到此不可以為定也明道說道理一看便好愈看而愈好伊川猶不無難明處

然愈看亦愈好。上蔡過高多說，人行不得底說話。楊氏援引十件，也要做十件，引上來。范氏一箇寬大氣象，然說得走作，便不可曉。端

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它只有一兩字是緊要。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胸中。如謝氏說十分有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處，豈可先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大雅問理如何玩，曰：今當以小說明之。一人欲學相氣色，其師與五色線一串，令入暗室中認之，云：辨得此五色，出方能相氣色。看聖人

言亦不信，蓋開導雖假人言得處，須是自得人，則無知之何也。孔子言語簡，若欲得之，亦非用許多工夫。不得孟子之言多，若欲得之，亦合用許多工夫。孔子言簡，故意廣無失。孟子言多，意長前呼後喚，事理俱明，亦無失。若他人語多，則有失。某今接士大夫答問，多轉覺辭多無益。大雅

原父論語解緊要處只是莊老

必大諸家解

先生問曾文清有論語解，曾見否。曰：嘗見之。其言語簡，其中極有好處，亦有先儒道不到處。某不及識之，想是一精確人。故解書言多簡。某曰：聞之。文清每日早必正

衣冠讀論語一篇曰此所謂學而時習之與今日學者
讀論語不同可學

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說世以為定夫作者非也其功淺
其害亦淺又為論語考異其功漸深而有深害矣至為
語解即以己意測度聖人謂聖人為多詐輕薄人矣徐
歲為刊其書越州以行方

學者解論語多是硬說須習熟然後有箇入頭處季
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當孔穎達時未
尚孟子只尚論語孝經爾其書全不似疏樣不曾解出
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耳璣

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

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
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終拈得些小便把自
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它就聖人意上來看如
何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
捉教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
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固是要思
索思索那曾恁地又舉闕其疑一句歎美之賀孫集注讀論語

先生嘗舉程子讀論語切己之說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已
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余正甫云
看中庸大學只得其綱而無目如衣服只有領子過當

時不曾應後欲問謂之綱者以其目而得名謂之領者以其衣而得名若無目則不得謂之綱矣故先生編禮欲以中庸大學學記等篇置之卷端為禮本正甫未之從過

問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曰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理數句孔子初不曾着氣力只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更走它底不得若孟子便用着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為聖賢之別也孟子說話初間定用兩句說起箇頭下面便分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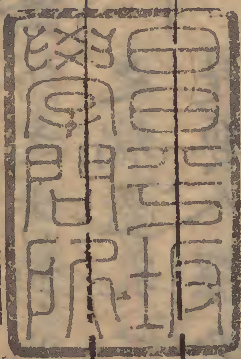
兩段說去正如而今人做文字相似

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礼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

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類語玩味便自可見

問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楚昭王欲封

孔子以書杜之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
受之乎曰既仕其國則須有來地受之可也人併〇集
楚昭王招孔子孔子過陳蔡被圍昭王之招無此事郭魯
間陋儒尊孔子之意如此設使是昭王招陳蔡乃其下
風耳豈敢圍張無垢所謂者非



語類十九卷終

